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九十回 相府中毓英勒據 書房內公子私逃

話說金丞相見韓毓英起身走，連忙搶步上前，將廳門阻住，不住的拱手說道：「賢姪女不必動手，皆是老夫的不是。」韓毓英看這樣子，實在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只得重新入座。金丞相就在那門旁椅上坐下，帶笑說道：「賢姪女不必動怒，好歹皆是通家至好，沒有個商不來的。唯今只有一法，還望賢姪女推老夫薄面，大家私了了罷。」毓英道：「請問怎樣私了呢？」金丞相道：「這個高見本來奸惡，前次我送小兒的忤道，他居然幫著小兒同老夫打對頭官司。老夫也恨他切齒，匡約十日之內，我總尋件事情辦他一辦，以代姪女出氣。至於仁鼎這個逆子，待老夫用法教導，請姪女開點恩在老夫身上，就把聖旨焚掉，把這班言生放出了罷。」毓英又冷笑說道：「世伯這話，實在說得清風明月。我勸世伯不必作煩罷，還是讓姪女走的好。」金丞相道：「然則除去擊登聞鼓，餘者悉聽姪女吩咐，老夫無不遵命。」毓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姪女僅有一法，須請世伯將他們假傳聖旨，求請饒恕的話，寫一證據，要請世伯具名，然後姪女再將聖旨交出，將人放掉。這就算天大的交情，存在世伯的身上了。」金丞相道：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教小兒同高見具名好嗎？」毓英道：「如有半字更改，姪女是做不到的，伯父免開尊言。」金丞相又沉吟一會，罵聲：「畜生！罷了罷了，只得老夫出來和事便了。」忙在文房四寶之前，取了一張花箋信紙，上寫道：「啟者：小兒仁鼎，不應聽信高見之謀，同至尊府鬧事，務望推老夫薄面，權請放出，實為感激。」下面寫了個「參知政事金」。具寫畢，雙手送毓英面前，說道：「請姪女過目，這樣好嗎？」毓英道：「好是極好，但是還要累手重寫一張，把『鬧事』兩字，改明『假傳聖旨查抄』，才用得呢。」金丞相道：「就這胡亂些兒，省我費事了。」毓英道：「那是不能，況且『鬧事』兩字，現在我家孤孀幼女，試問所鬧何事？非切實改明不可！」金丞相只得又把說帖拿回，重新再寫，心裡說道：韓毓英你小小女子，也太利害得過分了。一面想著，一面將說帖改好，又送到毓英面前。毓英道：「這才不錯呢。但有一件，索性還要相煩呢，請世伯順便還要把那參知政事印簽押一下才好。」金丞相道：「是老夫親筆寫的，不比用印強些嗎？」毓英道：「那是不能。」金丞相只得又上面用了印，交貨，毓英接下，又細細看了半天，然後折起，又對金丞相道：「此事全因世伯的情面。請世伯關照他們一句：嗣後兩不相犯，若有絲毫希圖報復，那時世伯不怪姪女，拿這張說帖，就要去叩閻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向外就走，金丞相又連說道：「請教聖旨就給老夫看看才好。」毓英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姪女雖是女子，絕不口是心非，一定仍交給他們便了。」說畢，移動金蓮，金丞相反恭恭敬敬的送至儀門。毓英便雙手一舉道：「有累世伯。」出門上馬，仍是韓受領路，回府而來。

直至門前，韓受便喊了一個雜役，喂馬歸槽。毓英直奔正廳喊道：「你們多來幾人，把這些奸賊放掉了罷。」卻說金仁鼎等，自被吊起之後，覺得手足疼痛非常，又不敢動，深愁繩子斷下，則一跌便是半死。心裡又愁他擊登聞鼓，不知這事鬧到什麼地步才得結果，只得閉著眼睛，一聲一聲的歎氣。忽聽韓毓英回來，走至面前，吩咐放掉，更不解是何原故。心裡想道：要是登聞院告准了罷，就該有御前校尉同來拿人；要是不准嗎，他回來必有一場的私拷，以泄其憤，何能善善的干休？心中正在盤算，忽見來了多少家人，仍把桌凳移至外邊，一個個扒上，就同下珠燈樣的一一放下。單是那個挑水的力氣甚大，他巧巧是來下金仁鼎的。那知他的下法與眾不同，始則抓住金仁鼎的身軀，捉上捉下的，心裡想把繩子捉斷，省得勾那燈鉤，自己費事。豈知這個繩子，便越勒越緊，金仁鼎此時喊得如黃牛一般，好容易又被他要命似的捉了幾下，那上面燈鉤一斷，金仁鼎落下來。是個盡情的，就該雙手一托，再行送下，這便好了；那知這位挑水夫非但不用手來接，反順手用力向外一推，可憐就同用包裹樣子，把個金仁鼎一直甩到天井中間，往下一撞。幸虧王府天井到是平平整整的，不過骨頭吃了點虧，額角上擦掉點油皮，餘者並無大害。韓毓英只見六人盡行放下，遂向腰間抽出寶劍，把繩子一陣亂割。各人此時，皆捆得麻裡木足的，一個個又要走又要跌。但見韓毓英又在袖中拿出那黃綾物件，向高見面前一擲，說聲：「拾起來滾罷！」

不言金仁鼎、高見等出外上馬而行，且言毓英小姐見他們去後，把個說帖交了母親，如此如彼的一說，又問道：「兄弟毓賢，這樣鬧法不曾見面，不知何處去了？」黃夫人道：「大約在書房讀書，還不曉得呢！」毓英道：「斷乎不在。」忙向韓受道：「你快到書房內望望相公，果在裡面麼，趕緊回報。」韓受領命，不上片刻，韓受回覆道：「不好了，出了大事了！書房裡面不但相公不在，即先生亦不知是何去向。」黃夫人並毓英小姐，聽見韓受一說，不覺大吃一驚。究竟韓毓賢同先生是往何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